



電影藝術叢書

演員的道德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著



藝術出版社



電影藝術叢書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

演員的道德

K·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著

許珂 鄭雪來譯

藝術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七

本書字數：三四〇〇〇

演員的道德

著者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

譯者

許珂 鄭雪來

編輯者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

出版者

藝術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數：一五〇四三—一八〇四二
定價：二千九百元

К. С.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

ЭТИКА

МУЗЕЙ МХАТ, 19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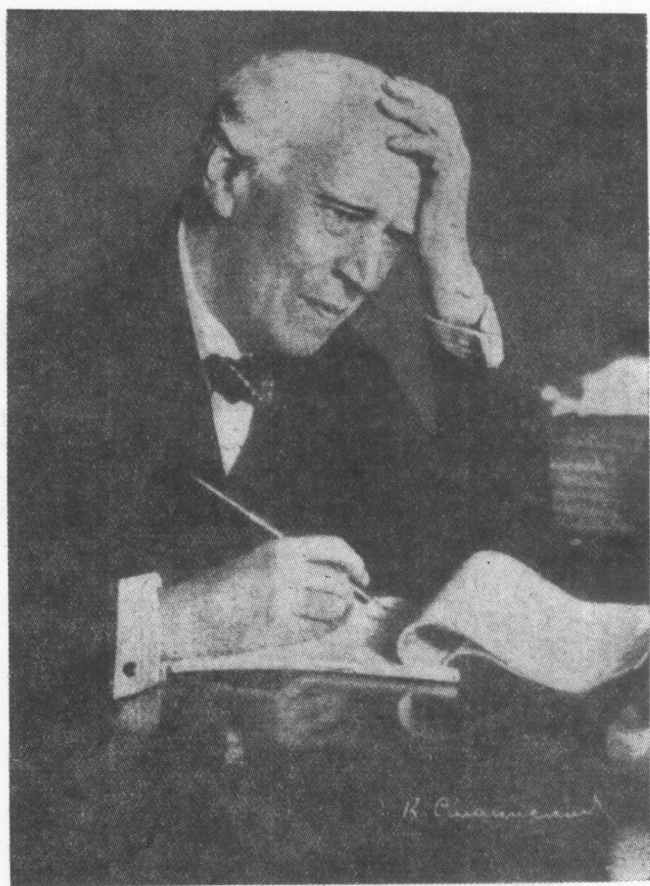
內 容 說 明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本書中論述了培養演員道德，遵守藝術紀律，建立劇場秩序的原則及其重要性。他認為劇場是藝術的聖殿，演員要達到舞台藝術的社會目的，必須具有集體創作感和演員的道德，必須遵守劇場紀律，造成創作氣氛，以便產生相適應的工作前的狀態，為形成舞台自我感覺造成條件。舞台藝術是集體創作，它要求整體性，因此演員必須愛自己心中的藝術而不是藝術中的自己。演員應該與庸俗的卑劣的演員根性作鬥爭，以身作則，愛護劇場。演員必須善於利用時間，勤於練習，提高技術修養；要具有創作的主動性，能鑑別藝術中的真偽，以便將美好崇高的東西獻給觀眾。同時，作為美的代表者的演員，不但在舞台上，即使在私生活中，也應該是一個具有高尚品質的人。

本書原由許珂根據一九四〇年蘇聯‘戲劇’雜誌翻譯，發表於一九五一年‘新演劇’雜誌第一輯。現由鄭雪來根據一九四七年莫斯科藝術劇院博物館版本重行校譯。



Многие приобщили приобщающий смысл
 нашей многозначности. В жизни и
 на сцене, — всему видимому, все-
 тупому ~~зрительскому~~ или слуху
 между тем, только одна дее-
 тельная человеческая жизнь прое-
 ктируется в сущност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 процесс, наиболее характерный
для жизни человека, — процесс
в нашем под и сверхсущности
процесса. Именно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и по нашему мнению, — ~~данный~~
~~самый~~ дея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по-
чему ~~самый~~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
— процессуальный»
 Многие утверждают, что «су-
 щность не имеет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есть функция, которая
 есть, объективно существующая»
Вещь сущностная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воз-
вращает нашу личность и форму,
именно, — это форма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идеальная и идеальная в нашем ~~че-~~



作 者 像

原編者說明

在一九四四年「莫斯科藝術劇院年鑑」上登載的「演員的道德」，是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篇手稿。在手稿中有很多修正、刪節和增補的地方。作者對所舉的例子有所更動，把某些例子刪去，又重新把它們恢復過來。手稿被刪去的某些部分，顯然是應該加以修改，並在修改後補進手稿裏去的，因為缺乏這些部分就會破壞敘述的邏輯聯系。

手稿是用墨水寫在稿紙上的，共六十七頁，保存在列寧圖書館的手稿部。手稿的各頁並沒有順序編號。

顯然，這篇文章是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已出版的「演員自我修養」書中某一章的未定稿。敘述的形式和同樣的人物——學校教員托爾佐夫、學生戈伏爾柯夫、維雲佐夫——可以表明這一點。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著作的過程中，從該書抽出這一章，因為他認為所涉及的問題是如此的重要，所以準備把它作為一本專書來寫。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他從事戲劇工作的早期，就注意到劇場的道德問題。

他的妹妹季娜依達·謝爾蓋也夫娜·索柯洛娃談到過，早在他們的家庭劇團——阿歷克舍耶夫劇團裏的時候，他對於一切違犯紀律和道德規則的人，就已經是很嚴厲的了。

在「我的藝術生活」中「奧賽羅」這一章裏，談到在藝術文學協會演出莎士比亞的這齣悲劇

時，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寫道：

「困難重重。首先是我的妻子病了，苔絲蒂蒙娜一角只好換給另一個業餘演員去演，但是她表現得不好——妄自尊大，因此我不得不撤換她，以示懲戒。」

關於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撰寫演員的道德這一章的時間，根據他在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寫給M·Π·李琳娜[●]的信便可以推想出來。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從國外歸來後，就重新排演「青鳥」[●]。在給M·Π·李琳娜的信上，他附帶寫着：「晚上留在家裏寫演員的道德這一章，覺得還不錯。昨天星期一，在白天的排演中，把它讀給演員們聽了。看來好像大家都深思過，所以排演的情形很好。」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日，也就是離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逝世前的幾天，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要到療養院去，他像往常一樣，把所有的手稿和筆記都帶去，以便在住療養院的期間繼續寫作；「演員的道德」這篇文章，就是其中之一。

主編者 B·麥斯赫傑里

●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妻子。——譯者

● 比利時劇作家梅特林克（一八六二—一九四九）的劇本。——譯者

演員的道德

「現在你們設想一下，」托爾佐夫對我們說，「你到劇場來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再過半小時就要開演了。●在你的私生活中有許多煩瑣的思慮和不愉快的事情。住宅裏混亂不堪。出現了家賊。他不久以前偷去了你的大衣和一套新衣服。現在你還在提心吊膽着，因為，當你走進化粧室的時候，發覺桌子抽屜的鑰匙留在這裏，抽屜裏却放着一些錢。真的，要是把錢偷去該怎麼辦？明天又是該付房錢的日期。過期付是不行的，因為你和女房東的關係已經到了最緊張的地步。加上接到家裏來信，說父親病了。這使你很苦惱：第一，因為你是愛父親的；第二，如果他發生了某種變故，你將要失去物質上的支持，而你在劇場裏的薪俸是很微少的。但最不愉快的，是演員們和領導者對你的態度不好。同事們時常作弄你，在演出的時候使你發生意外的事：他們故意遺漏必要的台詞結語，或突然改變動作設計，或當你表演的時候，低聲對你說些侮辱或猥褻的話。而你是個脆弱的人，於是茫然失措，這恰巧是他們所需要的，是他們取笑的資料。他們是喜歡想出一些惡作劇來解悶和取樂的。」

「你們深入地探究一下這種規定情境再來解答：在這種種條件下，容易不容易去準備創作所

● 原稿自此處起至段末全部被刪去。編者把刪去的部分恢復過來，因為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在這一段刪去的原文中所引述的詳情細節，很可說明他寫作風格的特徵。——原編者

必需的舞台自我感覺呢？」

當然，我們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很困難的課題，特別是距離開演的時間是那麼短促。天呀！連化粧和換服裝都來不及！

「對於這一點，你們不用着急，」托爾佐夫安慰我們說。「演員能用習慣了的手在頭上戴頭套，在臉上塗油彩和黏貼東西。這是自然而然地、機械地進行着的，連你們自己也不會覺得這一切是怎樣準備好的。無論如何，在最後的一分鐘，你是來得及跑上舞台的。幕正在拉開，而你的喘息還沒有定下來。第一場戲的台詞總能順口溜出。在那裏，喘息稍定以後，就可以想一想『舞台自我感覺』了。你們以為我在開玩笑和嘲弄人吧？不，遺憾得很，我們必須承認：以這種不正常的態度來對待自己的演員責任，在我們的後台生活中是經常遇見的。」托爾佐夫結束了他的話。

頃刻沉默之後，他又繼續說：「現在我再給你們描述另一種情景：你私生活的情況，就是家庭的煩惱、父親有病和其他等等，仍然和以前一樣，但在劇場裏等待你的却完全是另一種情況，在那裏，演員家庭的所有成員，都相信『我的藝術生活』一書中所說的那樣。這本書裏說，我們演員是幸福的人，因為在廣闊無邊的世界裏，命運給了我們好幾百立方公尺的地方——我們的劇場，在那裏面，我們能夠給自己創造特殊的、美好的演員生活，這種生活大部分是在創作、幻想以及通過集體的藝術勞動，使幻想在舞台上體現的氣氛中，在和莎士比亞、普希金、果戈理、莫里哀及其他天才經常交往的情形下度過的。」

「難道這些還不足以建立起世上美好的園地嗎？」

「這兩種生活樣式哪一種值得我們珍重，自然是很清楚的……不清楚的只是用什麼方法來達到

它。

「方法是很簡單的。保護你們的劇場，使它不受任何惡習的侵襲，那樣便會自然而然建立起有利於創作和產生你們所必需的舞台自我感覺的良好條件。

「骯髒的腳，不許走進劇場裏去。污泥和塵垢在進門時要去乾淨，要把套鞋和那一切破壞生活、分散對藝術注意的各種煩瑣的思慮、無謂的爭鬧、不愉快的事情一起攔在室外。在走進劇場之前要唾吐乾淨。因為進去之後，已經不容許你們隨處吐痰了。然而在絕大多數情形下，演員們從各方面把生活上的各種骯髒行為、謠言、鉤心鬥角、閒話、誹謗、庸俗的自大心理都帶到劇場裏來。結果，它就不成其為藝術的聖殿，而成為痰盂、垃圾箱、髒水桶了。」●

「您不知道追求名望和榮譽、競爭、嫉妬等等是人所不可避免的嗎！」戈伏爾柯夫為劇場的風習辯護。

「所有這些都應該從心裏連根剷除掉。」托爾佐夫更加堅決地說。

● 以上三段是編者修改過的。在原稿裏這三段尚欠完善，其原文如下：

「『（我）（所描述的）這兩種演員生活樣式哪一種值得我們珍重，並且你們選擇哪一種，你們的回答自然是很清楚的……不清楚的只是用什麼方法來達到它（托爾佐夫所描述的世上樂園）。』

「『方法是很簡單的，』托爾佐夫回答道。『保護你們的劇場，使它不受任何惡習的侵襲，那樣（世上樂園）便會自然而然建立起有利於創作和產生舞台自我感覺的良好條件。』

「在這種情形下，（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同樣（在他的書裏）給予我們實際的忠告：在『我的藝術生活』中寫道：『骯髒的腳，不許走進劇場裏去……』以下均照原文。」——原編者

「難道這是可能的嗎？」戈伏爾柯夫繼續爭辯着。

「好。就假定生活上的煩瑣完全去掉是不可能的，但暫時不去想它，而轉向更有意義的事情，當然是可能的。要堅強地、自覺地期望做到這一點。」

「說說倒是容易！」戈伏爾柯夫很懷疑。

「如果這一點你也不能辦到，那麼，就請隨着你家庭的無謂煩惱而生活下去吧，但是只限於你自己，可不要破壞別人的情緒。」

「這更困難。每一個人都想把自己不愉快的事情告訴別人，來減輕心裏的負擔。」辯論者不同意地說。〔……〕●

「應該永遠記住：在人們面前翻尋自己的骯髒襯衣是不文明的，在這上面表現出缺乏自制、藐視周圍人們、利己主義、放蕩不羈、習慣惡劣……應該斷然去掉悲觀失望、自暴自棄。在團體中應該微笑，就像有些人那樣。他們是不喜歡皺眉頭的。在家裏或獨個兒的時候可以有悲傷和苦惱，但在人們面前應該是奮發、快樂和高興的。應該在這方面訓練自己。」

「我們也想高興，但怎樣去達到這一點呢？」學生們不明白地問。

「要爲別人想得更多些，爲自己想得少些。關心到大家的情緒和共同的事業，那時候你們就會覺得愉快。如果一個劇團裏有三百個人，每一個人都是帶着快樂的心情到劇場裏來，那麼這種心情甚至於能够治療最嚴重的憂鬱病患者。」

「自己去鑽牛角尖好呢，還是靠三百個人幫助，用共同的力量去掉悲觀失望而獻身於所喜愛的事業好呢？是誰自由些？是僅僅衛護個人獨立性的人呢，還是忘記自己，關心別人自由的人呢？如果所有的人都關心全體，那麼，結果，全人類也都成為我個人自由的衛護者了。」

「那是爲什麼？」維雲佐夫不明白。

「這也不明白嗎？」托爾佐夫奇怪起來，「如果一百個人中有九十九個人都關心全體的自由，就是說連我的自由也在內，那麼，作爲第一百個人的我，在這個世界上一定生活得很好。但如果所有九十九個人都只想到自己個人的自由，並且因此而壓制別人，就是說連我也在內，那麼爲了捍衛自己的自由，我就要一個人去同這所有九十九個利己主義者作鬥爭。他們只關心到自己的自由，因此他們就不由己地蹂躪了我的獨立性。在我們的事業中，情形也是一樣：不單讓你一個人，而是讓劇場家庭的所有成員都想望你好好地在劇場裏生活。那時，才能建立起那種能够克服不好情緒和使你忘掉生活煩惱的氣氛。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工作起來就容易些。這種準備工作的意向，這種爽快的心情，以我自己的話來說，我就稱之爲工作前的狀態。這是隨時需要帶到劇場裏來的。

「我們需要秩序、紀律、道德及其他等等，不僅是爲了我們事業的共同制度，而主要的是爲了達到我們藝術和創作的目的。」

「建立工作前的狀態的第一個條件，是履行這句格言：『愛自己心中的藝術，而不是愛藝術中

● 原稿自此以下有加括弧的句子：「（我故作不明白，爲便托爾佐夫把這個有趣的論題拖得久些）」。顯然，這一句應該刪去，因爲由上下文看來是多餘的。——原編者

的自己。』因此你們首先要關懷的，是如何使你們的藝術在劇場中成爲卓越的藝術。」

「建立劇場裏的秩序和良好氣氛的條件之一，是鞏固那些由於某種原因而必須主持某種事業的人的威信。」

「當領導人沒有被選出或沒有被任命的時候，大家可以爭論鬥爭，抗議這個或那個候選人到領導崗位上去；若是某人已經主持某種事業，或者管轄它的一部分，那你爲了事業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就要盡力去支持這領導者，他越是軟弱，就越是需要支持。要知道，如果領導人不能享有威信，那麼整個事業的主要推動中心便會癱瘓。想想看，如果集體的事業沒有一個領導者來推動和領導總的工作，那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們總是喜歡誹謗、污蔑、破壞那些我們自己曾經加以頌揚的人。如果一個有才能的人並不因爲我們的毀譽而上升高位，或者在某一點上超出一般的水平，我們大家總是共同想法給他當頭一棒，同時還說：『不要勇於向上升吧！不要向上爬，向前跳吧！』多少有才能而又是我們所需要的人就是這樣被埋沒了。只有少數人突破這一切而得到大家的承認和崇敬。可是那些能够把我們抓在手裏的無恥之徒却可以走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雖然牢騷滿腹，也只能忍受着，因爲我們並沒有團結一心，所以就很難打倒那恫嚇我們的人，而且害怕這樣去做。」

「演員們，導演們的爭奪首席，嫉妬同事們的成績，根據薪俸和地位來估量人，——所有這些，除了個別情況以外，在我們事業中都是根深蒂固的，並且給我們事業帶來很大的害處。我們往往爲掩蓋自己的虛榮、妬心和陰謀而利用各種漂亮的言辭，如『高尚的競爭』之類，但是在這種言辭裏面總是滲透着演員在後台的那種惡劣的嫉妬和鉤心鬥角的毒素，它是毒害劇場氣氛的。」

「由於害怕競爭或由於庸俗的嫉妬心，演員們是極端反對所有新到他們劇場家庭裏來的人的。如果新來的人經受得住考驗，那是他們的幸運。但有多少這樣的人給嚇住了，失掉自信因而毀了自己。」

「在這種情況下，演員好像是個學生，他們也要經過每一個新生入學時被作弄的過程。」

「這種心理是多麼近乎野獸的心理呀！」

「這種野獸的心理，是演員的一種羞恥，除了少數劇場之外，它是普遍存在於演員之間的。首先應該和它作鬥爭。這種心理不僅強烈地存在於新的演員之中，而且也籠罩着老的演員幹部。例如，我就聽說過有兩個有名的女演員，她們不僅在台後，而且在台上互相謾罵，那種罵人的話連市場上的小販都要自愧莫如。曾經有兩個著名的天才演員，他們要求不經過同一的門或同一的側幕上場。我還知道有一個著名的演主角的男演員和一個演主角的女演員好幾年不相互交談，在排演中也不直接談話，而是通過導演。『請你告訴那個女演員，——男演員說，——她簡直在那裏胡說八道。』

『請你轉告那個男演員，——女演員對導演說，——他是個笨蛋。』

「爲什麼有才能的人要污損這種極美好的事業，這種他們自己所創造出來的事業？！就爲了他們一些私人的，細微得不值一提的委屈和誤解。」

「沒有及時和自己惡劣的演員根性作鬥爭的那些演員，他們最後就會淪到這種墮落和自戕的地步。」

「讓這成爲對你們的一種警告和有所教益的例證。」

「在劇場裏常常可以看到這種現象：年輕人當中比誰都缺乏本領和知識的人，對導演和領導人

的要求頂多。他們想和最優秀的人在一起工作，如果那些人不能和他們一起做出奇蹟來，那就絕對不加以原諒。初學者的這種要求是多麼沒有根據啊。

「據我看來，年輕的演員是可以從任何一個只有一點點天賦才能但却有着豐富經驗的人那裏學到一些什麼，借來一些什麼的。從每個人那裏都可以獲得和了解很多東西。爲了做到這一點，就應該學會去攝取那需要的和重要的東西。」

「所以不能鬧脾氣，要丟掉吹毛求疵的態度，更細心地注意較有經驗的人所給予你們的東西，儘管他們不是天才。應該善於去取得有益的東西。」

「學到缺點是容易的，要學到優點却很困難。」

*

*

「許多演員（特別是客串的演員）在排演中有一種不可容忍的習慣，就是只用四分之一的聲音唸詞。」

「誰需要這種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缺乏內心體驗甚至是毫無理解地來唸角色的台詞呢？這種毫無意思地背誦台詞就會使角色游離，因爲演員是習慣於匠藝式的表演的。●而你們知道，任何的游離都會破壞動作的正確線索。難道對手需要這樣的台詞結語嗎？他拿它怎麼辦？對於這種機械地死背台詞，抹煞思想和偽裝感情的做法該作什麼樣的表示呢？不正確的台詞結語和體驗往後會引起

● 原稿此處刪去以下的一句：「要知道，角色所說出的話語，在這時候是要和演員的彼此間毫無聯系和關係的各種內心體驗結合起來的。」——原編者